

远行
译丛

极北直驱

〔日〕植村直己 著
陈宝莲 译

極北に 駆ける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極北に駆ける

极北直驱

〔日〕植村直己 著 陈宝莲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933

KYOKUHOKU NI KAKERU

by UEMURA Naomi

Copyright © 1974 by UEMURA Kim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1974.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UEMURA Kimik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R.O.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北直驱/(日)植村直己著;陈宝莲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1825-0

I. ①极… II. ①植… ②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165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插页 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825-0
定 价 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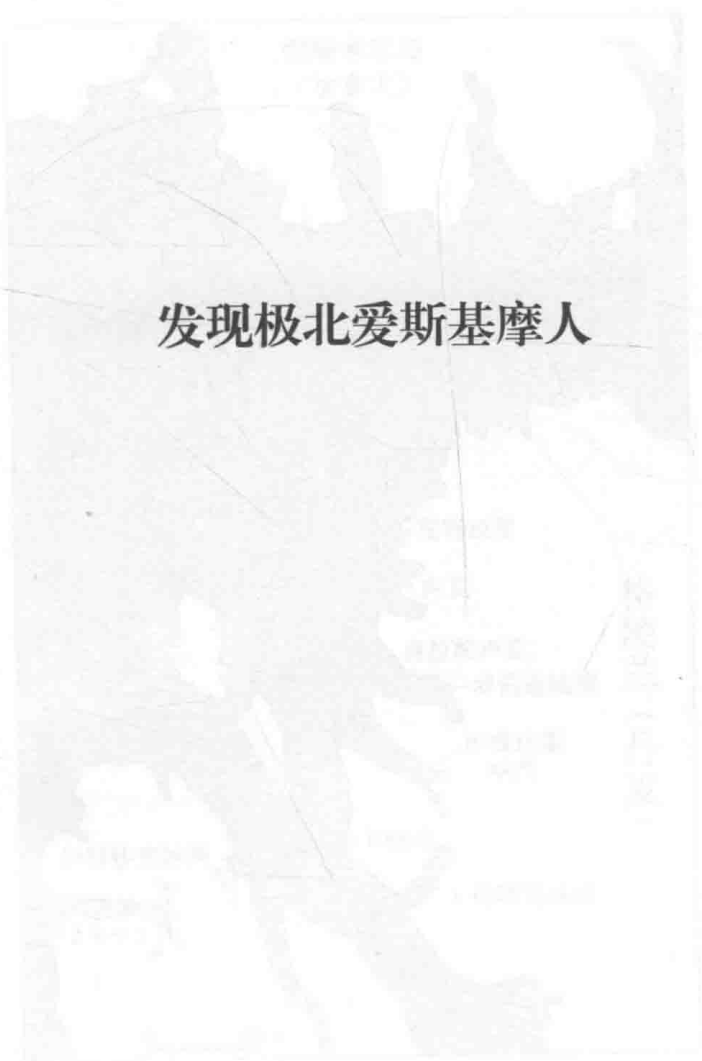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1	发现极北爱斯基摩人	
5	第一章 极北的爱斯基摩部落	
8	第二章 初食生肉	
19	第三章 令人惊讶的室内马桶	
23	肖拉帕卢克的人们	
25	第四章 我家的客人	
34	第五章 爱斯基摩人怕吃热食——他们的饮食生活	
42	第六章 每月一次的盛大酒宴	
53	和爱斯基摩人共度狩猎生活	
55	第七章 吃尽狗拉雪橇鞭子的苦头	
57	第八章 成为伊努特索的养子	
61	第九章 开始准备过冬	
65	第十章 猎海豹	
70	第十一章 拥有狗拉雪橇	

79	我的雪橇训练计划
81	第十二章 初到卡纳克
95	第十三章 雪橇训练第一期计划结束
101	第十四章 严冬钓鲑鱼
108	第十五章 加拿大国境的狩猎生活
111	雪橇独行三千公里
115	第十六章 从肖拉帕卢克到图勒
130	第十七章 从图勒到沙维希威克
143	第十八章 从沙维希威克到乌帕那维克
166	第十九章 归途的粮食危机
177	再见，肖拉帕卢克
179	第二十章 滑雪横越肖拉帕卢克—卡纳克之间
185	后记
186	附录 植村直己年谱

发现极北爱斯基摩人



发现极北爱斯基摩人



肖拉帕卢克周边地图



肖拉帕卢克的孩子们和为存放肉类而造的高台

第一章

极北的爱斯基摩部落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我搭乘的五米长烧球式柴油引擎小船，引擎声闷闷地从大西洋驶过通往北极海的史密斯海峡（Smith Sound），航向肖拉帕卢克（Siorapaluk）。格陵兰内陆流出的冰河猛烈下坠形成的峡湾^①水色黑沉，雪白的冰山点点浮在其上。极寒之海。掉下去大概不要一分钟就会一命呜呼。我们的生命寄托在伊米那老人的操舵技术上。老人稳稳坐在船尾，一边用脚操舵，一边张着缺个门牙的大嘴，指着差点撞上船身、正慢慢远退的冰块给我看。

望着微波不兴的蓝黑色海上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冰山，原先那份不安不知不觉消失了。耸立在海面上的冰山有如山峰、长桌，各式各样。山形的冰山顶有些壮观如圣母峰，有的则像一根垂直的冰针，冰壁陡峭，直落海下，引不起征服过世界各地高山的我的兴趣。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想，如果那是真的山，该

① 峡湾（fiord），海水涌进冰河侵蚀形成的U字形河谷而造成的细长型峡湾，水深通常比锯齿状的河口（ria）深。

选什么样的攀爬路线？右壁花费的时间较少，但绕个大弯攀登左壁或许安全些。那个突出的悬崖如果不打进螺旋冰锥，恐怕支撑不了我六十公斤的体重吧！

我边想边用目光攀登冰壁，时间倏乎即逝，离开图勒（Thule）已经四个小时了。

时间是下午七点半，太阳大幅倾向西边的天空，不时没人冰山之间不见踪影。现在气温几度？我穿着羽绒服，还是冷得发抖。手塞在口袋里仍然冻得僵硬。我和同船的爱斯基摩小孩玩假装落海的游戏。如果不这样动动身体，就受不了这份寒冻。

阳光从侧面照过来时气温更低。太阳已沉到水平线以下，冰山被夕阳染红。孩子们的脸，还有视线一和我相对就咧嘴而笑的伊米那的牙齿也被夕阳染红了。

这艘烧球式柴油引擎小船的速度和我们快步走时一样，时速最多十公里。船头冲破的浪和倒映海面的冰山影子层层叠叠地消失而去。

我紧裹着羽绒服不断摩擦身体时，伊米那笑着大声说：“伊康那特……”

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他是在跟我说话吗？虽然不明白，我还是回他一笑。他又吼着：“伊康那特，日本人！”

果然是在跟我说话。前面那句我听不懂，但后面那句是“日本人”没错。大概是提醒我别掉落冰冷的海里吧！我倚近船中央的桅杆，再向他笑笑。他于是停下踩舵的脚，靠到我身边。他缩着脖子、放低身体，做出发抖的样子后，又说一次“伊康

那特”。原来“伊康那特”是“冷”的意思。我用力点头，照说一遍，夸张地做出很冷的样子，他便露出满意的笑容回到船尾。

右手边望见格陵兰黑沉沉的土地。沿岸的山脉戴着冰帽，山势急促地切落海面，岩壁不长半点植物，只是黑黝黝的身影盘踞在那里。出发已经六个小时了，岩石嶙峋的海岸不见任何人影。这里别说是人，连动物也没有。白天，飞舞在头上的海鸥此刻也不见了踪影。突然，眼前的冰山景观为之一变。冰帽还染着夕阳余晖的山下台地，火柴盒般房舍点点散落的村落跃入眼帘。房屋前蠕动的人影看起来像蚂蚁。那是世界最北的爱斯基摩人的部落：肖拉帕卢克。这个我将生活一年的极北部落里会有什么样的事情等着我？我抱着期待与不安交织的复杂心情，凝视那渐渐变大的肖拉帕卢克村。

第二章

初食生肉

隶属于丹麦的格陵兰是大西洋和北极海之间全世界最大的岛，面积是日本的六倍。岛上的气温即使在夏天也只有零下十度，整座岛几乎是属于北极圈的极寒之地。我来到岛北的爱斯基摩部落，是为了确定将来横越南极大陆的计划的可行性。

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单独登上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Mt. McKinley, 6191 米）那天开始，我便开始酝酿实现单独驾驶狗拉雪橇横越南极大陆的梦想。在那之前，我的目标是单独攀登五大洲的最高峰。除了一九七〇年五月圣母峰（8848 米）登顶不是单独行动外，我陆续登上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Mt. Kilimanjaro, 5895 米）、欧洲的勃朗峰（Mont Blanc, 4807 米）、南美洲的阿空加瓜山（Mt. Aconcagua, 6960 米）等峰顶，而麦金利山的登顶成功，等于完成所有的目标。之后，我便着了横越南极的魔。我徒步纵走日本列岛三千公里，也是为了实际用脚测量三千公里的距离感。我也前往南极侦察。现在，我只要具备必需的技术和适应极地特殊的严寒气候的能力，这个梦想中的计划并非不可能。

我计划到格陵兰最北的爱斯基摩部落肖拉帕卢克生活，想在这里适应极地气候和学会驾驶狗拉雪橇的技术。

有人认为，要练习驾驶狗拉雪橇，也可以在冬天的北海道利用卡拉夫特犬进行。但是在北海道，狗拉雪橇并不是生活必需的交通工具。即使卡拉夫特犬具备雪橇犬的能力，但这种已习惯主人摸头、被当作宠物饲养的狗，在紧急时期派不上用场。如果不是从小就饿得眼睛充血、经得起鞭打棒揍的爱斯基摩犬，根本别指望它会乖乖听命地拉雪橇。而且我认为，进入极地的爱斯基摩部落和他们一起生活，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最后残存的爱斯基摩部落

极地的爱斯基摩人分布在北极海沿岸的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等地。有的因为主食是驯鹿而称为驯鹿人，有的因为居住的地名而称为柯帕人、马肯吉人等。我从中寻找适当的地点做我的训练基地。

西伯利亚是苏联领地，资料不易获得，也很难找到还使用狗拉雪橇的爱斯基摩人。就算找到了，是否获准在那里生活也是个问题。至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那里的爱斯基摩人已经文明化。阿拉斯加首府安克雷奇（Anchorage）周围的爱斯基摩人有不少生活水准比日本人还高。白令海峡边缘的爱斯基摩人虽然还有狗拉雪橇，但那都是赚取观光客小费的道具，不可能达成我的训练目的。而我们常在照片中看到的加拿大爱斯基摩人

的“igloo”(雪屋)，早已不供人类住宿，只是用来拍照而已。

正当我找得不耐烦，想要放弃这个计划时，偶然获知，格陵兰最北端还住着大约六百个纯粹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和某种程度文明化的南部格陵兰人不同，还过着冬天驾着狗拉雪橇猎杀海豹、海象的狩猎生活。他们住在图勒地区，是极北爱斯基摩人(Polar Eskimo)。图勒地区比日本在南极设置的昭和基地还更接近极点。不只是狗拉雪橇训练，在适应极地气候的意义上，没有比这里更恰当的地方了。我决定以图勒地区的肖拉帕卢克作为生活之地，因为那是距离北极点一千三百公里的世界最北的爱斯基摩人部落。

我自己是想得很美，但是他们孤立的社会愿意接纳异国人的我吗？因找到理想地而高兴的同时，一股不安也隐隐升起。

初进肖拉帕卢克

一个星期前的九月四日，我首度踏入肖拉帕卢克村。我希望在进入实际生活以前，亲眼看看这个部落，找到一个暂时让我栖身的人家。

那趟侦察，乘坐的是丹麦政府每年夏天冰融时期开往图勒地区一次的物资补给船。这艘船送去图勒地区爱斯基摩人部落所需的生活补给物资，回航时带走爱斯基摩人捕获的海豹皮、北极狐毛皮等。我一心想去肖拉帕卢克，但是语言、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他们，会接受毫无渊源的我吗？我的不安加深了，

甚至心想，万一被拒，我干脆在部落附近挖个洞独自生活算了。但如果连这个也被拒绝的话——届时，我的南极计划将大幅修正。

肖拉帕卢克村就在岩山起伏和缓的海岸上。岩石散见的平地上坐落着二十间火柴盒似的平房。船开始卸货。起重机先把货卸在空汽油桶绑在一起做成的浮船上，爱斯基摩人再用绳子把船拖到岸边。我随货下到浮船上。岸边聚集了四五十个爱斯基摩人，他们拉着绳子兴奋地吆喝。浮船逐渐靠岸，孩子们欢欣鼓舞，在岸边绕来窜去。煤、石油、食物、衣料，还有狩猎工具……都是他们盼望了整整一年的补给物资。

可是我和他们的兴奋正好相反，心里充塞着按捺不住的不安。我仅有的希望系于那些几乎和日本人无异的脸上。

欢呼声更响亮，载着货而加深吃水的浮船停在岸边。爱斯基摩人在浮船和岸边之间架上两条跳板，一起挤上浮船。从拖着两条清鼻涕的三四岁小孩，到穿着又黑又脏、恐怕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北极熊毛皮裤的拄杖老人，全都站在货包上面大声欢呼。他们只瞥一眼穿着登山靴、羽绒服的我，没有什么反应。浮船上挤满了爱斯基摩人，他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继续站在上面也无意义，于是下船上岸。

身体已习惯摇晃不定的浮船，站在肖拉帕卢克的坚硬土地上，有种异样的感觉。漆成红褐色的火柴盒房子前，狗缩着身子在睡觉，看起来像死了一般。挂在木框架上的黑色块状物是海豹肉还是海象肉？我没有特别准备食物。为了完全融入爱斯

基摩人的生活，我不能独自吃不同的食物。但是，我真的吃得下这像浇上了机油的黑乌乌的生肉吗？黑油滴落的地面有一坨像人粪的东西。我曾经打算，如果找不到愿意接纳我的人家，就在地面挖个洞自己生活。但我很快就知道这想法太过天真。我在岸边闲晃，寻找适当的地方，随脚一踢，地面的石头居然纹风不动。地面冻得相当坚硬，铲子之类的工具可能丝毫不起作用。这下，势必要找一户人家借住不可。

头一次和爱斯基摩人一起工作

众人开始搬货。货包一袋一袋从爱斯基摩人的背上卸到地上，岸边渐渐堆起一座货物小山。和爱斯基摩人素昧平生的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借着搬货，或许能逮到某个机会。我走过狭窄的跳板，踏上浮船。

爱斯基摩人比中国人更像日本人。他们长得很矮，约一米六左右，圆脸、黑发、黄皮肤，说他们是日本人也不会令人觉得奇怪。但是搬货这事，他们显得很吃力。年轻人不过扛着三十公斤的货，却走得踉踉跄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扛着重货行走的习惯。他们在极寒之地过着狩猎生活，视觉、听觉和嗅觉极其发达，并不特别需要扛着重物行走的能力。而我，正好是习惯在高山上海上扛货行走的人。三十公斤的货物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一个人扛着两个爱斯基摩人要搬的货，轻松走过三十厘米宽的跳板。